

西王母和观音菩萨形象的演变探究

邓怡舟^{1,2}

(1. 湖南科技学院 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部, 湖南 永州 425100; 2. 华中师范大学 历史文化学院, 湖北 武汉 430079)

摘要:西王母由原始神话中一位半人半兽的凶神, 逐步演变成一位才华横溢、气度雍容的女神和众仙领袖, 而在印度佛教中原本“威猛丈夫”的观音菩萨, 传入中土后逐步演变成一位大慈大悲的女菩萨。西王母和观音菩萨形象的演变有着深层的文化根源, 是华夏民众贵柔心理使然的结果。

关键词:西王母; 观音菩萨; 女性化; 贵柔心理

中图分类号:K20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5837(2012)03-0052-04

一、西王母和观音菩萨形象的演变过程

西王母和观音是一道一佛, 两个女神, 家喻户晓。殊不知, 在我国古代神话中的西王母是一位神奇怪异的凶神, 观音在印度佛教中原本也是“威猛丈夫”。她们的形象女性化都有一个演变过程, 我们先简要分析一下。

(一) 西王母形象的演变过程

西王母的形象演变过程主要见于《山海经》、《穆天子传》、《古本竹书纪年》、《庄子》、《淮南子》、《汉武帝故事》、《汉武内传》等书。

1. 《山海经》中的西王母形象

《山海经》中所记载西王母形象的地方有三:“(西次三经)其状如人, 豹尾虎齿而善啸, 蓬发戴胜, 是司天之厉及五残。”^{[1]50}“(海内北经)西王母梯几而戴胜。其南有三青鸟, 为西王母取食。在昆仑虚北。”^{[2]306}“(大荒西经)西海之南, 流沙之滨, 赤水之后, 黑水之前, 有大山, 名曰昆仑之丘。有神——人面虎身文尾皆白——处之。……有人戴胜, 虎齿, 豹尾, 穴处, 名曰西王母。此山万物尽有。”^{[3]407}

由此可见, 当时西王母的形象是一位“居洞穴, 戴首饰, 长虎牙, 拖豹尾”的凶神。在昆仑神话中, 西王母形象最突出的特征是半人半兽, 充满原始野性。这反映了由单纯的动物崇拜向对人神崇拜过渡的古代先民生活、心理、宗教、审美的复杂性。

2. 《穆天子传》中的西王母形象

《穆天子传》中写得最富于艺术魅力的就是周穆王宾于西王母。“吉日甲子, 天子宾于西王母, 乃执

白圭玄璧以见西王母, 好献绵组百纯, ……□乙丑, 天子觴西王母于瑶池之上。”西王母为天子谣曰:“白云在天, 山陵自出。道里悠远, 山川间之。将子无死, 尚能复来。”天子答之曰:“予归东土, 和治诸夏。万民平均, 吾顾见汝, 比及三年, 将复而野。”西王母又为天子吟曰:“徂彼西土, 爰居其野, 虎豹为群, 於鹊与处。嘉命不迁, 我惟帝女。”……天子遂驱升于山, 乃纪名迹于山之石而树之槐, 眉曰西王母之山^{[2]223}。

《穆天子传》中的西王母已从半人半兽的凶神变成了一位雍容华贵、才华横溢的, 能与人间帝王吟诗酬唱的天帝之女。

3. 两汉魏晋时期的西王母形象

在汉代, 西王母的形象已经完全脱尽了动物特点, 从穴居野外的怪神演变成一位美丽女神, 她掌有不死药和使人长寿的蟠桃。关于这方面, 最有影响的当属《淮南子》。据《淮南子·览冥篇》载, 羿请不死之药于西王母, 恒娥, 窃以奔月, 羿怅然有丧, 无以续之^{[3]298}。此时的西王母成了生命之神, 能赐寿降福。此后, 又有汉武帝接待西王母的传说, 这在《汉武帝故事》和《汉武内传》里写得颇具文采。

在《汉武帝故事》中, 对西王母降临汉宫时的描写颇有气势。“是夜漏七刻, 空中无云, 隐如雷声, 竟天紫色。有顷, 王母至, 乘紫车, 玉女夹驭, 戴七胜, 履玄琼凤文之舄, 青气如云, 有二青鸟如乌, 夹侍母旁。”^{[4]29}这段文字具体描写西王母到来时的排场, 侍从除二青鸟外, 增加了玉女, 出现了蟠桃。这就是“蟠桃会”、“瑶池会”这类群仙庆寿故事的起源, 西王

*收稿日期: 2012-02-22

作者简介: 邓怡舟(1968-), 男, 湖南永州人, 湖南科技学院副教授, 华中师范大学博士生, 研究方向: 中国思想文化史。

母成了长生不死的吉神。

在《汉武帝内传》中,西王母的形象更是栩栩如生、细致入微,且十分华贵美丽。“至二唱之后,忽天西南有白云起,郁然直来遥趋宫庭间,中有箫鼓之声,人马之响。……唯见王母乘紫云之肇,驾九色斑龙,别有五十天仙侧近驾典,皆身長一丈,同执采毛之节、金钢灵玺、带天策,咸住殿前。王母唯扶二侍女上殿。……视之可年三十许,修短得中,天姿奄霭,云颜绝世,真灵人也。”^{[5]74}此时,气宇轩昂的西王母已成为完全超越尘世的女仙。

在托名东方朔所著的《神异经》、《十洲记》中,西王母形象又有所变化,同时出现了东王公(父)。其中《中荒经》说,“昆仑之山有铜柱焉,其高入天,所谓天柱也,……上有大鸟,名曰希有,南向,张左翼覆东王公,右翼覆西王母,……西王母岁登翼上会东王公也”^{[6]92}。在《十洲记》里,还大略记载了东王公的行迹,“扶桑,在东海之东岸,……地方万里,上有太帝宫,太真东王父所治处”^{[7]413}。西王母和东王父这对配偶神出现,继而汉代石刻画像和画像砖出现了东王公和西王母的画像。

4. 隋唐时期道书中的西王母形象

隋唐时期的道书中,西王母渐渐被道教奉为神仙谱系中的养育天地、陶钧万物、掌管女仙名籍的领袖,成为了神仙道教的形象大使。在杜光庭的《墉城集仙录》中,称她为“西华之至妙,洞阴之极尊”,在道教天庭众女仙中地位显赫、权力很大。宋元之后,西王母的形象又发生了重大变化,从年轻美丽的仙女又变为温和、慈祥的老妇女,神话小说《西游记》中称之为王母娘娘就是这一形象的深化。

综上所述,从西周到汉唐,历经千余年,我们可以看到西王母从神奇怪异的凶神逐步演变成了一位美丽绝世、才华横溢的群仙领袖,又从年轻美丽的女神演变为温和慈祥的王母娘娘,这种变化正是传统的审美观和民众贵柔心理所使然。

(二) 观音菩萨形象的演变过程

今天,只要一提起观音,一位头戴宝冠、身披璎珞,锦衣绣裙,秋波流慧,玉容含情,左手托净瓶,右手拿柳枝,足踏莲台,法像端庄,亭亭玉立的东方“圣母”就立刻浮现在人们的眼前。殊不知,中国人心目中的美丽女神,在佛源地印度却是一位“威猛丈夫”。

1. 观音菩萨在印度的形象

观音菩萨大慈大悲,救苦救难,在佛源地印度,理所当然是一位“威猛丈夫”。其形象往往是上身裸露,手执莲花,半透明的袈裟自腰间下垂,覆盖臀部

和大腿,头戴冠冕,颈挂项圈,手套臂环、镯子等饰物的男神。有的佛经说,观音本是古代天竺国“转轮王”的大王子,善男身。这里的“善”,指德才兼备,而且相貌英俊。

据《法华经》观音菩萨普门品说,观世音能以视代听,以耳代目,当世间众生遇难呼救观世音时,菩萨可即时“观”其音而救助其解脱,故名“观世音”^{[8]285}。观世音,由梵文意译,唐代为避太宗李世民的名讳,而简称“观音”沿用至今。观音被佛教信徒看作是最彻底、最迫切的救世者,她对天下一切众生的怜悯,胸怀慈母般的大慈大悲,能够随机应变成种种化身去拯救众生的苦难,于是就有了众多的形象。《楞严经》说观音能现“应身”,至于是男是女,则是根据需要而显示出不同的应身,且观音还能变出11种化身。这11种化身站卧坐皆有,或动或静,可谓形态各异了^{[8]350-351}。据《千手千眼大悲心经》说,观音要普度众生,超脱世人,于是长出千手千眼,寻声救苦,做到千处有求千处应^{[9]236-237}。

2. 观音菩萨形象在中国的演变

观音最初从印度传到中土时是男相,敦煌壁画中观音还有两撮小胡子,现藏英国伦敦大英博物馆的唐代绢本(引路菩萨图)中的观音就是男身,嘴上蓄着胡子。在我国藏传佛教中,观音也作男相,被称为西藏的保护神,称作“持莲者”。这位慈悲之神控制着诸道轮回,其形象通常为11个头(分为三层)和8只手,并如婆罗门教和印度教中的主神之一湿婆那样佩戴镯髀项链。《华严经》说,“勇猛丈夫观自在”^{[9]219},也说明观音是男的。

观音在藏传佛教中亦作男相,在西域地区的观音带有西域人的风姿,长眉,深目,高鼻,裸露上身。魏晋南北朝时期,观音形象开始向女性过渡,但依然是男身女相,面容娟秀,只是刚开始有女性化的倾向。

隋唐时期,女性观音已居于主导地位。《法华经》里所载马郎妇故事中提及“美艳女子提篮鬻鱼”^{[9]244},便说明观音在唐代已定位成浓丽丰满的美妇人了。随着性别定位的完成,观音的服饰也开始体现女性化的色彩。以唐时流传下来的敦煌莫高窟中菩萨形象为例,可见“高髻束冠,颈佩纓络,花团锦簇的披巾斜贯前胸,令冰清玉润的肌肤随呼吸微微起伏,让轻柔稀疏的衣纹如音乐而随风飘荡”。这一外貌服饰特征切合了唐时审美意识“人物风仪,肌胜于骨”的特点,而其半隐半露的装束更是盛唐时期女性服饰的写照。宋代的观音丹凤眼,眉入鬓,玉面天

生喜,朱唇一点红,潇洒飘逸,风度翩翩。

中国化的观音,无论是大悲观音、千手观音、过海观音、送子观音、鱼篮观音等等,都毫无例外地呈女相。千百年来,这一美丽、善良、慈悲的形象似乎已经固化在中国人的头脑里,人们习惯上把最美的女人比作观音。如送子观音,其形象更具女子的特色,足边站一男孩,或者手抱一婴孩,被求子心切者崇拜之至。各寺庙做早课时,所唱的《赞观音偈》,其中有形容观音的两句话:“浩浩红莲安足下,弯弯秋月锁眉头”,这里的观音是一位传统的女性形象。

3.《西游记》里观音菩萨形象的固化

观音女性化形象在神话小说《西游记》中得以完美表达。在《西游记》里,这位秀美可亲的观世音菩萨出场最多,普济众生,一切都要过问,为完成其使命,而具有多种化身。既可以化为和尚向唐僧赠送锦袈裟和九环锡杖(第十二回),又可以和文殊、普贤化为少女来考验师徒皈依真心,还可手持净瓶,以杨柳枝滴洒甘露救活人参果树。《西游记》只是对她的形象进行了艺术再创作,用了夸张想象的手法使她的形象更丰满,更吸引人。这种具有“人性”的丰满,体现的是大众口味和民间审美观。观音形象的丰满不在于她无所不能,而是因为她贴近生活,贴近民众,能最大程度地满足民众的贵柔心理。

二、西王母和观音菩萨形象演变的民众心理分析

我国传统文化中,民众的贵柔心理脱胎于女性崇拜,建立在对女性生殖力的认知上。从表面上看,女性是柔弱的,但恰恰是柔弱如水的女性,承担着繁衍后代、养育子女的神圣天职。她们用自己博大的母爱启示了人们的伦理道德精神,对我国传统文化产生重大而深远的影响。西王母和观音菩萨形象女性化的深层原因,推究起来,正是我国民众的贵柔心理所使然。

(一)女性崇拜同生命的赋予相关联

西王母和观音形象的演变体现了中国古人对“女性的生育功能”的向往,其实质就是“生殖崇拜”。生殖崇拜是世界各地原始初民的一种普遍心理。中国传统文化是由母系氏族社会的原始文化发展起来的,女性崇拜同生命的赋予紧密相连。人们从女性的生育过程中看到,任何个体的人,本来是不存在的,他之所以能诞生,皆因女性具有创生的能力,含有下一代生命的原质,才使人类生生不已。女性这种造化之力和珍爱儿童的行为,在后世人们心中留

下极美好的印象。中国先民渴望“多子多福”,但又深受“男女授受不亲”等思想的影响,已婚女子若向半神半兽的西王母和“威猛丈夫”的观音祈男求女,赐予生育之能,恐怕都难以启口,因此,特别推崇女性,珍重女性,把能赐男赠女的西王母和观音塑成美丽女神,也是极为自然之事。

(二)女神的阴柔美更具有亲和力

女神能满足人类对于母性温柔呵护的依恋心理。在中国古代神话中,塑造的女神形象均以传统文化所特有的母爱为基点,闪耀着母性的质朴之美。在女神身上最能体现慈母般的胸怀,使人们备感亲切,最能象征华夏民族在繁衍发展中的生命力和奉献精神。

西王母和观音慈爱柔顺、善良敦厚的女性形象,凝聚着我国传统文化中的阴柔美,曲折地反映了妇女的本质力量,这一形象更能引起人们情感的共鸣。同时,西王母和观音都有赐福送子的职责。这对女信徒的吸引力更大,而无论女信徒或其他人都希望有一个慈祥温和的西王母和观音来帮助其完成“多子多福”、“延续香火”的使命。总之,西王母和观音形象演变融善与美于一体,最能展示女性天然的亲和力。

(三)女神在吸收女教徒中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

传统文化中的女神信仰,其根源是母系氏族的原始宗教。那时妇女不仅在生育上有优势,而且在政治、经济活动中处于领导地位,氏族部落的女酋长、女首领深受成员的拥戴,被奉为英雄加以崇拜。这种对女性的崇拜深深地印在民族早期的记忆中,作为一种集体无意识潜移默化地影响了民族心理。

东方宗教最崇高的象征,往往都是以母性来作为代表,也正是宗教文化的精神所在。西王母和观音以美丽女神的形象出现,也就是这个道理。妇女是最慈爱的人,因为她们是母亲,是生命的创造者,最受人们的尊重。然而,由于女性在经济、政治地位上的不平等,所遭遇到人生的痛苦与灾难,也比男性更多、更大,因此,这些站在茫茫苦海中的女性更需要得到心灵上的安慰和神的护佑。西王母和观音“赐福去灾”、“救世度人”,往往选择受苦最多的女性作为救度的对象。为了能吸引更多的女性教徒,她们必须以同样的身份,才更方便接近女性。再说,在重男轻女的封建社会里,女神的存在弥补了人们现实中的缺憾。因此,准备皈依宗教的女人更容易接受温柔多情的女神,西王母和观音的女神形象非常符合女教徒的心理需求。

(四)女性的智慧和美德的展示

据人类学家研究表明,女性智慧和美德的基本特征是对生命的热爱,对人类的温情,对美的渴望,对大自然的尊重。人类进入父权制社会以后,社会政治、经济、军事及文化生活均以男性为中心,女性的智慧和美德被男性的光芒所遮掩,人们习惯于用男性的意志来改造社会,女性成为男性的附庸。然而以阳刚为特征的男性智慧有很大缺陷,若不用女性的智慧加以匡正,就会出现许多失误和灾难。因此,尽管当时社会形成了轻视女性的传统,但睿智的先哲在人生和处世中,都很注意吸收女性的智慧和美德,着重提炼和发挥女性的智慧。如老子思想中强调的“柔弱胜刚强”^{[10]109},就是对女性智慧和美德最好的发挥。

同男性相比,中国妇女一向勤劳俭朴,含辛茹苦,有天生的奉献和牺牲精神,承受着社会和家庭的各种不幸,具有化解刚性冲击的能力,成为男人心理和事业上的重要依托,为民族的生存发展起着巨大作用。西王母和观音形象的演变,正是社会渴望和

推崇女性智慧和美德,并以此来弥补男性智慧的缺陷,修正男性行为的美好愿望。这一形象演变过程,也正是女性智慧和美德的展示。

参考文献:

- [1] 袁珂,校注.山海经校注[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
- [2] (晋)郭璞,注.穆天子传[M].长沙:岳麓书社,1992.
- [3] 陈广忠.淮南子译注[M].长春:吉林文史出版社,1990.
- [4] 马兰.古代志怪小说选[M].长沙:湖南文艺出版社,1989.
- [5] 四库精要[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
- [6] 何新.诸神的起源[M].北京:光明日报出版社,1996.
- [7] 四库精华[M].北京:北京古籍出版社,1988.
- [8] 佛教经典精华[M].北京:宗教文化出版社,1999.
- [9] 佛教图像说[M].成都:巴蜀书社,1999.
- [10] 唐突生.老子哲学与人生智慧[M].青岛:青岛出版社,2006.

Figure Variation of Feminine of the Goddess of Western Heaven and Guanyin Bodhisattva

DENG Yi-zhou^{1,2}

(1. Department of education of political and Ideological Theory,

Hunan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Engineering, Yongzhou Hunan 425100, China;

2. College of History & Culture, Huazhong Normal University, Wuhan Hubei 430079, China)

Abstract: The Goddess of Western Heaven gradually develops a brilliant manner composed and dignified leader of the goddess and numerous celestial being from a half-human, half-beast evil angel in a primitive fairy tale; And the original manuscript of Guanyin Bodhisattva transmittes infinitely merciful and compassionate feminine Bodhisattva from “powerful and bold a man of spirit” in Indian Buddhism. The development in feminine image of the Goddess of Western Heaven and Guanyin Bodhisattva has deep cultural source, the mentality of the most valuable of softness of the masses of the people makes what it is. This article attempts to analyze the bottom cause of devolvment of culture.

Key words: the Goddess of Western Heaven; Guanyin Bodhisattva; feminization; the mentality of the most valuable of softness

(编辑:赵树庆)